

优美细腻的笔法，荡气回肠的纯爱故事
一幅二十世纪初的江南水乡图，隐约着作家的成长轨迹……

北雁南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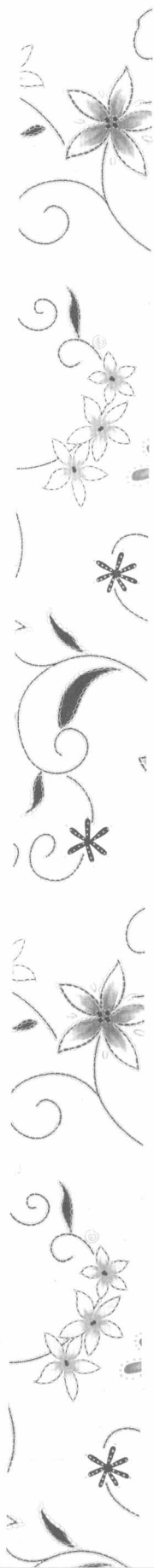
张恨水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北雁南飞

张恨水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雁南飞/张恨水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4-08421-4

I. 北… II. 张…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8100号

北雁南飞

作 者 张恨水 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23.75印张 1插页 380千字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8421-4

定 价 29.80元

编者的话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安徽潜山人,现代著名作家。

《北雁南飞》写于1935年。我社本次出版结合以往各版本,对个别讹误作以校订。为方便读者阅读,对小说进行了分段处理,并按照当下读者的阅读习惯,调整了部分用字,如“的”“地”“得”等。如有讹误、不妥之处,欢迎各界读者指正。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3月

「目录」

第一回

①

北雁南飞题签惊绮语
春华秋实同砚动诗心

第二回

⑩

透一点真情人逢老圃
积十分幽怨事西厢

第三回

⑪

带醉说闲情漫猜消息
借资掷孤注小起风波

第四回

⑫

淡淡春怀读书营好梦
潺潺夜雨煮茗话闲愁

第五回

⑬

读赋岂无由闻声下泪
看花原有意不语含羞

第六回

⑭

竖子散流言非分是冀
书生推小恙有托而逃

第七回

⑮

抱布而来观场初上市
夺门竟去入阱又冲围

第八回

⑯

委屈做贤妻人林谢罪
缠绵语知己指日为盟

第九回

⑰

冷眼看娇儿何忧何喜
热衷做说客频去频来

第十回

⑱

谓我何求伤心来看月
干卿底事素手为调羹

第十一回

⑲

数语启疑团挥拳割爱
七旬撑泪眼苦节流芳

第十二回

⑳

作态为何相逢如未见
收心不得举措总无凭

第十三回

①53

秘信枕中藏扑灯解困
佳音门外断掷笔添愁

第十四回

①23

谣逐散情俦弄巧成拙
痴心盼侠士如愿以偿

第十五回

①32

拜佛见情人再冲礼教
下乡寻少妇重入疑城

第十六回

①42

恨良人难舍身图报复
逞匹夫勇破釜种冤仇

第十七回

①52

受侮堪怜作书荐醉汉
伤怀莫释减膳动严亲

第十八回

①62

智母重闺防闲侦娇女
酒徒肆醉舌巧触莽夫

第十九回

①71

黑夜动杀机狂徒遁迹
朱笺画供状严父观诗

第二十回

①81

不尽欲言慈帏询爱子
无穷之恨古渡忆佳人

第廿一回

①91

调粉起深宵欲除桎梏
追踪破密计突赴清流

第廿二回

②01

醒后投缢无人明死意
辱深弄斧全族作声援

第廿三回

②11

沥血誓宗祠通宵备战
横矛来侠士半道邀和

第廿四回

②20

见面恨无言避人误约
逞才原有意即席题诗

第廿五回

(232)

绮语何来对联成罪案
沉疴突染侍疾碎芳心

第廿六回

(241)

肠断情书泪珠收拾起
心仇恶客血雨喷将来

第廿七回

(251)

倚枕听澜言破啼为笑
支床作复束截发伤神

第廿八回

(261)

弃妇重逢尝夫妻滋味
传书久玩暴儿女私情

第廿九回

(271)

红袖暗藏入门惊艳福
黄衫面约登阁动归心

第三十回

(281)

此姊妹为谁红丝暗引
使父母谋我热泪偷垂

第卅一回

(290)

获柬碎娘心饰词莫遁
论诗触舅忌危陷深藏

第卅二回

(299)

内外各通言逃生定计
娘儿双斗智清夜登程

第卅三回

(309)

坠陷入夫家登堂拜祖
灰心见俗子闭户悬梁

第卅四回

(319)

救死动全家甘言解怨
怀柔施小惠妙策攻心

第卅五回

(329)

寂寞柳边舟传言绝客
徘徊门外月闻药投亲

第卅六回

(340)

善做严亲传诗能束子
归成少妇闻雁尚思人

第卅七回

(349)

痛哭斯人隔墙闻怨语
忽惊恶客敛迹中阴谋

第卅八回

(360)

归去异当年人亡家破
相逢如此日木落江空

第一回

北雁南飞题签惊绮语
春华秋实同砚动诗心

“临江府，清江县，三岁个伢子卖包面。”这是江西南昌城里一种歌谣。清江两字，也有改为新淦的。因为清江、新淦两县的人，在省城里挑担子卖馄饨的很多，差不多是包办了这种买卖。馄饨这东西，南昌人叫作清汤、清江，新淦人，叫作包面。三岁个伢子，是说三岁的小孩子。总而言之，是形容清江、新淦馄饨业之发达。当然，这不无鄙笑的意思在内。其实这两县是餐鱼稻饭之乡，文化也并不低落。尤其是新淦县属的三湖镇一带，风景幽绝，是令人留恋的一个所在。三湖距樟树镇三十里，距新淦县也是三十里，交通倒也便利。这个镇市上，约莫有千户人家，却有二三十家牙行，四家钱庄，就普通市镇比例起来，却是畸形的发展。所以造成畸形发展的原因，却因为这里有一种甜美的出产，乃是橘子，柚子，柑子，橙子。由秋天到春初，外方的客商，都到此地来贩卖水果，所以产生了许多做橘柚掇客的牙行。又因为赣州出来的木料，编成浅筏，顺流而下，到了这里，赣江宽深了，浅筏不便行走，就在这镇边，重新编扎。木料是一种大生意买卖，国家在镇市上设了厘卡，抽收木税。于是乎官商两方，不断地有银钱交涉，因之又有了四家钱庄，在里面做一个流通机关。据官场中人说，这个厘金局，是二等缺，督办是要候补知府才可以做。因为督办资格大，手下的幕宾，也就非有相当的资格不可。其中有两个是候补县，一个是县丞。其余的也就至少是佐杂之流。

单提这县丞是位查收木税的师爷，叫李秋圃，乃河南人。在江西听鼓多年，找不到一个实缺做，没有法子，只好将就。而且他有一种奇特的嗜好，喜欢种花。这赣江上游，出花很多，有那载运花木的船，由这里经过，必定要送

厘局若干盆。厘局中人，除了督办而外，都是不带家眷的，寄居在局中坐船上，要花无用，李秋圃于是包揽了这件事，在河岸边租了一所民房，用竹篱笆圈了两弓地做起小花园来。他的长公子小秋才十五岁，随着母亲在省城读书。因为酷有父风，听说父亲盖了花园，极力怂恿着母亲刘氏，带了一弟一妹，乘着放年假之便，也追到三湖来。秋圃以为在外作幕，是个短局，家眷跟了来，未免累赘，很不以为然。后来听说儿子是为慕花园之名而来，却是个同调，倒也笑着不追究了。

小秋的祖父，就是一个大官，父亲的官虽不大，然而家中也不愁吃穿，他自绮罗丛里出来，也可以算是一个标准纨绔子弟。当然，在前清封建时代，这种子弟，另外有他的一种兴趣和思想。他到了三湖的第二天，赶紧就面着花园，布置了一间书房，窗子外放了四盆腊梅，两盆天竹，在窗户台上，放了一盆带山石的麦冬草，表示这是芸窗之意。面窗自然是一张书桌，左手一列三只书架，两架是书，一架却放了蒲草盆子，宣炉，胆瓶，茶具之类。右边放了一张琴桌，把父亲此调不弹已久的一张古琴，放在那里。靠壁放了一张红木卧榻，壁上挂了一轴《秋江放棹图》，旁边有一副对联，乃是“此夕只可谈风月，故乡无此好湖山”。足足忙了一天，布置妥帖。到了次日，捡了自己几部爱读的书，如《饮水词》、《李义山集》之类，放在案头。还有《红楼梦》、《花月痕》、《西厢记》、《牡丹亭》这些小说，却塞在书桌最下一层抽屉里，把暗锁锁上了。

日方正午，太阳斜照在窗户上，腊梅开得正盛。用宜兴瓷壶泡了一壶好茶，斟在墨绿海杯里对窗坐下，看到篱笆外，银光闪闪，乃是赣江。江那边一带橘树林子，绿靠了天，十分有兴趣。一个人自言自语：“无酒无诗，如此良辰何？”其实他是滴酒不沾，诗倒会胡诌几句。他的兴致既然发了，于是翻出了一张红树山庄的格子纸，磨墨蘸笔做起诗来。开头一行题目，就是《新居即事抒怀》，这分明是个《七律》题目，少不得平平仄仄研究起来。他不住地蘸着笔，出了一会神，口里又咿咿唔唔地哼着，第一二句，倒不费什么思索，写出来也就认为可以了。但是顺着这第一句的韵脚，先得了第四句，那第三句承上启下，还要和第四句作对工整的，写了好几句，都不大相称。于是放下了笔，走出大门来，沿着赣江的岸上，顺流走了去。以为开开眼界，可以即景生情，对出那句。

这河岸很宽，全栽的是橘子树。因为这里已在全国偏南的地方，气候很暖和。虽是严冬，那树叶子依然是绿油油的。树里面是一道长堤，有时在绿

林的残缺所在，带着半黄的枯草，还透露出一段来。望河那边，约莫有二里之遥，也是看不尽头的一片绿树林子。两边绿树中间，夹着一道河水，并没有多大的波浪，两三挂帆的船，在水上慢慢地走着。加之那边绿林里伸出两根旗杆，有几座庙宇的飞檐，飘了出来。这边人行路尽头，有一座烧字纸的小白塔，真是互相映带着风景如画。小秋原来是寻诗料的，一味地赏玩风景，倒把找诗的事忘记了。因为天气很好，索性顺着河岸走了去。

过了那字纸塔，便是一个义渡口，有一只渡船，由河心里泊向岸边，一群男女，陆续地走上岸来。小秋看着乡下人，提筐携盒，却也有些意思，于是背了两手，站在一边看着。其中有个十四五岁的女郎，面如满月，两只漆黑的眼珠，身上穿一件蓝底白菊花褂子，长平膝盖。前面梳着浓刘海发，长平眉上，后面垂了一条长辫，扎一大截红绒绳，根底下托了一子仔绒线穗子。虽不免乡下打扮，干干净净的，另有一种天然风韵。她手上拿了一枝长的腊梅，随着一位老太婆后面走去。她在远远的，就向小秋看着，到了面前，却只管低头。可是走远了，又三番两次地回转头来。

小秋心想，这位乡下姑娘倒看中了我，倒也有些意思，情不自禁地，也遥遥地跟着走了几步。又看她斯斯文文的，绝非农家女，也叫人未免有情。正想再跟两步，那位老太婆回转头来，向他打量了一下，他又一转念，不要自讨没趣，也就转身回家来了。

到家以后，不觉已是夕阳西下，不曾进书房去，就在竹篱下徘徊着。他这种举动，恰是让他父亲秋圃看到了。心想这孩子呆头呆脑，未免有些可疑，倒要看看他这书房布置了一些什么。于是并不惊动谁，悄悄地走到书房里来。进来之后，四周一看，却也不免点了两下头。再到桌子边看时，砚池未盖，羊毫也未插，一张稿纸，上面倒写了几行字。拿起来看时，原来是一首未做成的诗呢！一个人自言自语地道：“这孩子斗方名士的脾气，倒也十足。”看那诗时，只有一、二、四句，第三句却在一条墨杠之外，勾了七个三角来替代了。诗是：

新卜幽居赣水边，兔群帆影落窗前。

△△△△△△△，橘柚连村绿到天。

便连连摇着头道：“太幼稚，太幼稚！”再打开抽屉来一看，却是一本虎皮笺封面的手抄本，上面有三个字，《南飞集》。他心想，《南飞集》这三个字，耳朵里却是很生疏，是谁做的书呢？于是翻开书皮来一看，上面有字注得清

楚，乃是中州惜花少年小秋氏著。秋圃看到，不由得“噗嗤”一声，摇着头笑道：“这简直叫着笑话。”于是将这本子拿在手上，带进上房里去。

当时他对于这件事，却也没置可否。到了吃过晚饭以后，一家人坐在灯下闲话，秋圃带了淡笑向小秋道：“你在省里念书，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全闹的是些什么？”小秋站起来答道：“都是父亲所指定的几部书。”秋圃道：“现在你也会填词了吗？我看你书桌上，倒摆有好几套诗集。”小秋偷看父亲的面孔，并不带着怒色，这就答道：“对着谱填得来，放开了谱，记得起长短句子，也记不了平仄，所以也不大十分做这个东西了。”

秋圃“哦”了一声，然后在桌子抽屉里取出那本《南飞集》，放在桌子上，指着问小秋道：“这里面也是你做的东西了？”小秋看父亲的颜色，虽不曾生气，也不曾带了什么欢喜的样子，使用很柔和的声音答道：“是我把练习的诗词，都誊写在上面了。”秋圃道：“你一个手抄本子，也不过窗课而已，自己有这样胆大，就写上一个集字吗？”小秋道：“这原是自己写着好玩，并不给人看的。”秋圃道：“这也罢了，我问你这南飞两个字，是哪里的出典？”小秋听到父亲问起它的出典来，心中得意之极，便笑道：“这是《西厢》上的词句，你老人家忘了吗？‘碧云天，黄花地，西风起，北雁南飞’。”

秋圃看到他那番得意的样子，就正了颜色喝道：“我忘了，我是忘了，你卖弄《西厢记》很熟，俯拾即是。我问你，把一部《西厢记》念得滚瓜烂熟，又有什么用？现在是什么时候，还用得着这一副佳人才子的脑筋吗？我为了自己在外混衣食，没有工夫管你的功课，你一个人就胡闹起来！若是根据你这条路走去，好呢，能做几句歪诗，能写几个怪字，做一个斗方名士罢了。不好呢，就是一个识字的无赖流氓！我看你这种样子，心里早就不能忍耐了，你得意忘形，倒在我面前夸嘴！”

小秋倒不料这件事无功而反有过，只得垂手站立着，不敢做声。李太太坐在一边，就在旁插嘴道：“也怪不得你父亲生气，本来《西厢记》这种书，糟蹋人家名门小姐，年纪轻轻的人，看这种轻薄书做什么？以后不要看这种书就是了，你父亲也犯不上为了这点小事和你生气。我要写一封信给你外祖母，你去取一张稿纸来。”

秋圃正色道：“太太，你又姑息儿子。我倒不一定和他生气，只是趁了这机会，我要和他谈一谈。”于是扭转脸来向小秋道：“我现在给你想定了两条出路，让你自己挑选。其一呢，我托督办写信，把你考进陆军小学去。（注：前清各省，皆有陆军小学，其课程则高于现实中学。）其二呢，省里有个农林

学堂，办得也很不错，只是要小学的文凭才许考，这一层还得想法子。由这两个学堂出来，多少可以找一点实学，好去立身，你愿意走哪一条路？”

小秋见父亲很诚恳地说着，便答道：“依我看，还是农林学堂好，一来是个中学，二来我的志趣，不想入军界。”秋圃点了两点头道：“你这话呢，我倒是赞成。只是有一层，如今学堂里，是不考究汉文的，若不把汉文根底弄好，跨进学堂门去，以后永远得不到汉文通顺。好在两个学堂招生，都在七八月里，有这半年工夫，就在这里再读一些汉文吧。这镇市进乡去五里路，有个姚家村，村上的姚廷栋先生，是个名秀才，虽然不曾中举，只是为着科举停了，依我看来，他至少是个进士人材。而且他很懂时务（注：彼时以有新学识为知时务），你跟他去念书，一定受益。他现时在村子里，设了一个半经半蒙的馆，有二十来个学生，在这一方，很负盛名。”

小秋听到要坐经馆，做八股功夫去，立刻觉得头痛，但是父亲这样婉转地说着，一定是下了决心让自己前去的，倒不能违拗。可是在这个维新的年月，还要从八股先生去研究经史，也是自己所不愿意的事，因之默默地站在一边，没有做声。

秋圃道：“听到念书，你就像害了病一样，翻过年来十六岁，已经成丁了，还是这个样子，你自己不觉得难为情吗？现在是年底了，过了元宵，我便送你去上学，从今日起，把你那西厢记东厢记，南飞集北飞集都收拾起来。正正经经把读过的书理上一理，你若是到姚先生那里去了，比不上此地一些土生土长的学生，我看你害臊不害臊？”

正说到这里，一个听差进来，向秋圃道：“吴师爷派人来说，现时三差一，请李师爷就去。”秋圃站起来笑道：“你去说，我就来。”李太太笑道：“你是高蜡烛台，照不见自己的脚下黑，这样教训儿子一顿，自己听说打牌，就忘了一切。”秋圃笑道：“这是在外面混差事的正当应酬，怎样可以不去？”他说着话，穿上马褂，也就走了。

李太太也就正色向小秋道：“你父亲所说着你的话，都是正理。你怎样把《西厢记》上的话，都写到作文本子上去，实在也不成话。”小秋笑道：“哪里是呀？你老人家不知道。听说王实甫作《西厢记》，写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起，北雁南飞’这几句，吐了几口血，实在是好。我们北方人到南方来，仿佛就是那雁一样，所以我用了那南飞两个字，把北地人三个字含在字里行间。”李太太道：“你背了父亲，就有这些夸嘴，刚才怎么不对你父亲说呢？也怪不得你父亲没有好颜色给你，你总是这样淘气，以后不许再做这些风花雪

月的闲文章了。”

小秋在慈母面前还有什么话说，自然是答应了。可是他回到房里以后，想起在渡口遇到拈花女子的那一番韵事，十分地感到回味，于是仿作无题诗体，做了几首《七绝》。把那时的情感，和心里的感想，表示了一番。在无事的时候，也就常把这几首诗拿出来吟哦着。

约莫过了一个月，已到了元宵时节，小秋心里痴想着，今天街上玩灯，那个姑娘若是在镇市前后的，必定要到街上来看灯，不免到街前街后，也去转转，或者在街上碰到了她也未可知。果然顺了他那一番痴心，在下午便到街上去转着。这个镇市上，横直只有五条街，他来回地总走过了十趟。人山人海，看花灯的确是不少，但是这些人里面，要是找那个穿花褂子的姑娘确是不易，至于她来不曾来，这更是不得而知了。

小秋忙了一晚半天，大海捞针，算是白忙一阵，只好回家安歇。因为次日十六，是个黄道吉日，父亲已经挑选好了，在这天送自己上学了。镜花水月，过眼皆空，这也不必再去想她。到了次日，换得衣冠齐整，带了两个听差，挑着书箱行李，随着父亲一同上学来。

这姚家村去三湖镇不过五里，顺着橘树林子，慢慢地走来，经过了一带围墙，便有一幢高大的房屋，在广场外耸立着，顺着风，一阵读书之声，由那里传出来。走到那门口，横着的金字匾额，大书“姚氏宗祠”四个字。小秋心里想着，这四个字，应当改一改，改作“第一监狱”。不过心里如此想，人还是朝前走，穿过了两进房子，一位四十以上的先生，长袍马褂的就迎了出来。秋圃抢上一步，拱手道：“怎好让老夫子出迎，真是不敢当了。”小秋知道这就是先生姚廷栋，也就躬身一揖。

姚廷栋见他穿了豆绿湖绉棉袍，外罩一字琵琶襟滚边花缎蓝马褂，头戴缎子瓜皮帽，上有小小的圆珊瑚顶儿，腰上系着淡青洒花腰带，在马褂右襟下飘出一截来。眉清目秀，十五六岁的哥儿，这样修饰着，在富贵之中，自带一番俊秀之气。只是自己向来教着布衣的子弟，现时来了这样一个花花公子，恐怕会带坏自己的学风，因之不免把脸色格外板起来。这几进屋子的房间里，都住着姚先生的高足，头两天就听到说了，有一位少爷要来，所以这时少爷来了，大家也就少不得在窗户眼里、门帘子底下，争着窥探。小秋一向在省城里富贵人家来往，多半是这样的穿戴惯了。却不料到了这里来，是这样地引着人家注意，情不自禁地把面就羞红了。

秋圃带着他到了正面大厅里，这里右边摆着一张八仙桌，夹住了两个书

架，正面一把太师椅子，那自然是师座了。此外大小，沿四周的墙壁，都放了书桌，一直放到前进堂屋倒座里去。各位上都坐有十三四岁，以至十七八岁的学生，见着客到，都站起来。正面是个木头月亮门，里面有方丈之地，上设了至圣先师的座位。小秋周围一看，并无隙地可放书桌，除了进月亮门去陪孔夫子，就是和先生同席了。心里捏了一把汗，只说糟了。

这时，姚先生让着秋圃在师位旁边坐下，吩咐斋夫在圣位前点上了香烛。小秋是不用别人吩咐，拜罢了孔夫子，请先生居上，也拜了四拜，然后和各位同学都拱了一个揖。姚廷栋略问了小秋，读些什么书，笔下能做什么，就点点头，于是向秋圃道：“兄弟这里有十八个学生，分作两批教。文理清顺些，自己已经会看书的，让他在房间里设位子。不能自己用功的，就在堂屋里设位子。令郎既是自己可以读书动笔了，这后进还有一间小厢房空着，就让他住到那里去吧。”小秋听了这话，真个如释重负，只怕父亲不答应。所幸秋圃很客气，说了完全听凭先生的便，也没有多谈，告辞走了。

这里学堂的斋夫，将小秋引到后进厢房来布置一切，这厢房在圣座的后面，门朝后开，恰是避了先生的耳目。一个两开窗户，对着有石栏杆的大天井。天井里有一棵大樟树，高入云霄，大树干子，弯弯曲曲，像几十条黑龙盘舞，树叶密密地罩着全屋皆阴。树顶上有许多水老鸦，呱呱乱叫。天井石板块上青苔长有十个铜钱厚。厢房墙上，另有一个圆窗户，对了祠堂后的一片菜园子。靠窗户不远，有一丛芭蕉，一个小土台，上面一口井，井边两棵横斜的梨树，枝上长满了花蕊，有些早开的花，三星两点的，已经在树枝上缀着白雪。小秋两手一拍，大叫一声“妙”。

斋夫正搬了书箱进来，答道：“少爷，这是姚家祠堂，不是庙。”小秋道：“这外面是姚家的菜园？”斋夫道：“是相公家里的菜园。”原来此地人称秀才作相公，称举人作老爷，这是先生家里的菜园了。小秋道：“先生在家里睡吗？”斋夫将嘴向窗户外一努道：“啰！他住在那一边。”小秋看时，天井那边，也有间厢房。自己空欢喜一阵子，以为在后进住着，离开了先生权威之地，不料挑来挑去，却是和先生对门而居，也就不再叫妙了。

斋夫将这屋子收拾清楚了，姚廷栋便叫小秋到师位前去，随便地在书架上抽了一本《古文辞类纂》来。掀开第一页，乃是贾谊的《过秦论》。姚廷栋道：“我不知道你汉文的根底究竟如何。你可以把这篇文章，先念后讲一遍，我知道你的深浅了，再定你的日课。”

小秋回头一看，许多同学，都向自己望着。心下这就想着，我应当把一

些本领给人家看看，不要让大家小视了我。于是将那篇《过秦论》抑扬顿挫念了一遍。姚廷栋听完了，点点头道：“不用讲了，我已经明白你的根底。今天你初来，不必上什么新功课，可以自己随意理一理旧书，把心事安定了。明天我出一个题目你做，试试你的笔路。”小秋答应着是，退回自己屋子里来了。心里这就想着，这位先生果然不是《牡丹亭》里的陈最良，更不是《石头记》里的贾代儒，我原想着这里是第一监狱，或者不至于了。

正这样地想着呢，一阵很清脆流利的书声，送进耳朵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咦！这可奇怪了，这是女子的声音，难道这个学堂里面还有女学生吗？记得三年前，在外面附馆，有秀芳、秋凤两个女同学，那时只管和她们在一处玩，有时还闹着脾气，几天不说话。后来才知道青梅竹马之交，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惜那个时候，一点也不懂得，糊里糊涂地把机会失掉了，于今回想起来，还是羡慕得了不得。这可好了，现在又有了女砚友，不要像从前那样傻了。心里这样地想着，早是隔了窗子，向那边厢房看去。这里一伸头，早见那边窗户里一张白脸一闪。

小秋一想，她准是也向这边张望，不要鲁莽，既是同学，迟早总可以看到的，于是又缩回来。但是坐下来只翻了两页书，那件事无论如何打发不开，索性把书桌移着贴近了窗户，也高声朗诵地读起书来，也不过读了七八页书，那窗户里的白脸，又是一闪。小秋是抬头慢了一点，竟不曾把那脸看得清楚。小秋想着，把桌子贴近了窗户，那还是不妥，复又把桌子移到里面去。本来无事，自己倒着实庸人自扰了一阵。

混到这天下午，由前进堂屋里吃饭回后，进来捧了一杯凉水，在院子里漱口，那边厢房门开着，这位女同学，悄悄地出来了。他一见之后，不由得心里突突乱跳一阵，这正是在义渡口上遇到，手捧腊梅花的那位姑娘。自己以为从此以后，彼此永无见面的机会了，不料更进一步，彼此做了同窗砚友。在这一刹那间，自己未便去正面相看人家，那位姑娘，也就低头走了。小秋出了一会子神，走回房去，将书页子里夹住的一张诗笺，拿出自念了一遍。心想，这一下子好了，有了做诗的题目了。但是这里同学有二十人之多，就没有人和她想亲近在前的吗？恐怕我来已是晚了。他到学堂的第一天，正处在他父亲所期望的反面，开始心绪烦乱起来。

一天又一天地过去，小秋在有意无意之间，把那位姑娘的底蕴打听出来了。她是先生的爱女，名叫春华，今年才十四岁。先生在学堂呢，她就在厢房后面的套房里念书习字。先生不在学堂里呢，她就回家去。她家就在祠

堂后面，所以她进出都由后门，虽是男同学有许多，却很少接触的机会。

小秋听了这些消息，心下暗喜，想道：“春华秋实，是个现成的典故。我的名字，已经有个秋字了，她却实实在在地叫做春华，这样看起来，我们竟是有点缘分的。要不然，为何那天在义渡口上就遇到了她呢？这个兆头太好，将来大有意思。”于是颠头颠脑地又不住地在屋子里微步吟诗。

可是这位春华姑娘，年纪虽轻，举止却非常地端重，有时彼此相遇，她不闪躲，却也不轻看人一眼，只是正了面孔，行所无事地走了过去。这和初次在义渡口相遇的情形绝对是两样。小秋心里想着：是了，自从我到学堂里以来，在第二日，先生就对我说了，读书的人，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为佳。吓得自己立刻找了一件蓝布大褂，将绸棉袍子罩上。莫非这位师妹，也是嫌我浮华的。以后我要尊重些，不可向她探头探脑了。

在十日之后，小秋的态度也就变作老实了，只是心里头，总不能完全老实。只要有会，便向对面窗子偷看了去。这时，也探得春华的书底不错，念过《女儿经》、《女四书》之后，又念完了一部《列女传》，一部《礼记》，现在正念着《诗经》呢。这并不是什么人告诉小秋的，是在春华的读书声里，就把她的书底一一地听了出来了。

这一天，中午的时候，姚先生因族中的人请他吃午饭，他不在学堂里了。前面许多同学，趁着先生不在家，一窝蜂地跑了出去各找乐趣去了。虽有两个同学不曾出去，也睡了午觉了。小秋一个人在屋子里坐着，只见那菜园里的梨花，堆雪也似的开了一树。天上正飞着极细极细的雨丝，不用心看，几乎是看不出来，被风一吹，卷着一团一团的烟球，在半空里飞奔。菜园外有几棵柳树，枝条长长的向下垂着，带了金黄色。

小秋走到窗户边看时，那雨烟子被风吹着，直扑到脸上来。于是低低地吟道：“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他这样吟着，实在是无意的。不料对过厢房，声音跟着也吟起诗来，诗也只有两句，却颠三倒四地只管吟着。起先，小秋听不出所以然，后来听明白了，乃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两句诗和现在的环境映证起来，和“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两句词联接起来，这就大有意思，耳朵听着，心里哪禁得住情思的冲动，于是卜突卜突地跟着跳了起来。

第二一回

透一点真情人逢老圃
积十分幽怨事说西厢

李小秋在书房里那样诗心砰动的时候，那对过厢房里的诗声，却也由高而细，以至于全不听见。小秋心想，那决没有错，必定是因为我念的词，把她逗引着了。我索性再念两句诗，看她怎样。于是由“昨夜星辰昨夜风”起，把那首《七律》无题，完全都念遍了。但是天井外那樟树上的积雨，滴答滴答向下落着，越衬着这后面一进屋子静寂无声。小秋心想，她或者还不懂得这种诗句，我自吟咏了这一遍了，偷偷地向对过看看，她在做什么呢。于是装着看雨景的样子，两手反在后身，走到窗户边向天上望着。

他虽然头是昂起来望着天上的，然而他的目光，却正是望了对过的窗户。呵！了不得，竟是一排四扇窗户，完全关闭起来了，莫非她恼恨我这种诗句吗？她若是恼恨在心里，那还不要紧。假如她在先生面前，略微透露一些口风，说我为轻薄，先生打我一阵，骂我几句，那还罢了。若是先生告诉我父亲，说我这个人不屑教诲，让我退学，那我简直不能为人了。他如此揣想着，心里固然是不安，就是脸上也像在炉子边烤火一般，一阵阵的热气，只管由里面烘发到外面来。本来是想在天井里多徘徊两个圈子的，他转念一想，可不要胡来了。我乱吟着诗句，已经怕人家说我轻薄了。再要在天井里转来转去，显见得我这个人不知进退，如何使得？

他忽然地小心起来，赶快向书房里一缩，先摊开书本，坐在书案前，恭恭敬敬地看起书来，但是心里烦恼过一阵之后，眼睛尽管看在书上，而书上说的是什么，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心里只是在那里揣想着，春华应当怎样对付我？我若是她，也不能对先生说，只是心里怀恨着，以后永远不理睬我就是